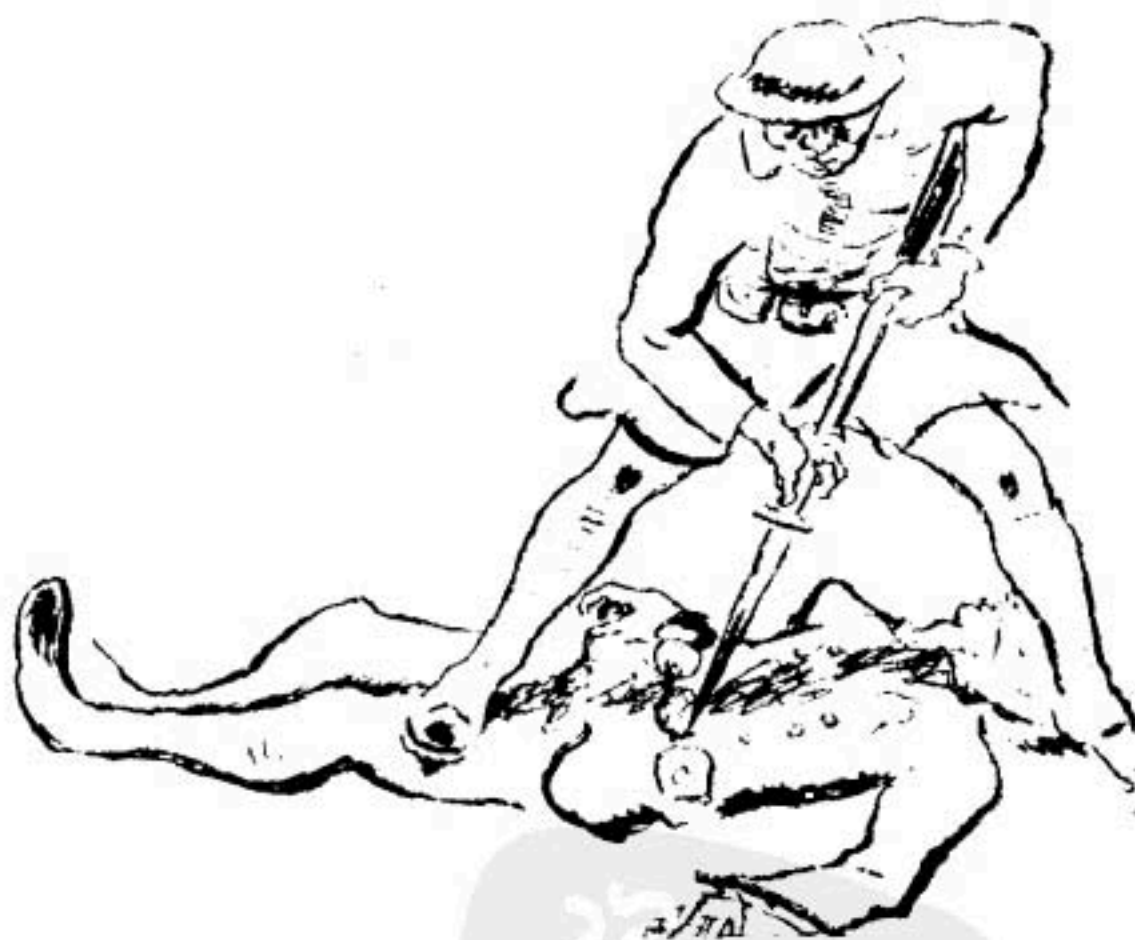


種五第書叢小火烽

大上海的一日

著基濱駱



版出冊火烽

售代總社版出活生化文

目次

救護車裏的血·····	一
「我有右胳膊就行」·····	五
在夜的交通線上·····	一〇
難民船·····	一五
拿槍去·····	一九
大上海的一日·····	二三
一星期零一天·····	二七

救護車裏的血

急救車開足了馬力，衝着氣流的阻力，飛似的向前奔馳。插在車箱前的紅十字旗，也激忿般抖擻不止。驚訝的眼光，窺探的眼光，一排一排，閃過去了。隨着喇叭連續不斷的急鳴，像海船樣，車子劈開人羣的波浪，而在車過後，人們重又擁到了一起，三五成堆。

「先到哪？」司機邊轉動駕駛盤，邊迅急地按着喇叭。

「不知……」我這時只感到惶惶不安。

「董家渡，快……越快越好，董家渡……聽清楚！」短小精悍的童子軍切望着前方，急喘地說。

「不，先到車站！快……快些！」防護團員秦揮起裹紅十字臂章的胳膊。

「站住！」

「怎麼？快開！不管他……」

「快些開。」

「站住！這裏傷人很多……」警察站在車前平伸着兩手。

「不回來再說……快開車站去。」

「停下，停下……」小珍跳下了車，「快……拿擔架床。」

「別慌，要沉着。」正當我拉起担架時，急救車的喇叭又急雨樣密響起來。

「小珍，小珍，快上來，快……開呀，到車站。」

「停下，停下……」大批軍警圍阻在車前，一個滿面油汗的守衛兵，扯下了車前的紅十字旗。

秦終於拖了担架床跳下來。小珍在車沿蹣跚下時，鋼盔甩掉，作掩護物的柳枝，在她嫩臉旁劃了條微痕。

「同志！不要慌呵……沉着，極力沉着。」飛跑向沿街的壁角，叫紅血與鮮肉一排排擺在眼前，自己感到慌了手脚了，雖是這些殘傷者們自己陷入暈迷狀態，沒有啼號。

小珍打開急救袋，正將止痛片取出，向一個半身赤血淋漓的少婦的蒼白如灰的嘴唇裏送，一手擎着熱水瓶。

「別忙，先看看我……快死的不救……」秦跑過來，手按着少婦的胸膛，「完蛋了……」這時從少婦屁股後，突然現出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孩，小拳塞進嘴裏，驚啼起來。及至我跑到一個還能嚙啞低吟的老婦身旁，向小珍招手時，她已蹲下用酒精消毒棉在替少婦洗滌，刺目的紫血繼續在流。

「……耶穌……耶穌……」老婦遲滯的眼神望向我。一陣麻酸刺逼了我的神經，但依然在勒着綑帶。

「耶穌……救……」顫抖着手畫了十字後，慘黃的兩唇微啓，舌頭不住在攪動。

「小珍！小珍！」我喊着，然而小珍受傷的少婦和小孩，都已不見，只遺下滿地的血水。於是我轉向
身後的紅十字會救護員：「同志！水……熱水瓶……快些。」

「呀，耶穌……我的菩薩……救我……」

回頭不見了担架床，一個巨大驚慌，震撼了整個身子，因為我是與担架床共存亡的一名擔架員。
撤下老婦，跑向急救車，紅十字臂章雜亂地在眼前起落不停，鮮血染了每人的鞋襪，我暈眩了：

——我來作什麼……頭腦迷亂成一團，我又跑向老婦殞倒處。

「呵……呵……」白髮上的繃帶，已透染了濃血。

「喂！同志！担架起她來，快……」我向紅十字會救護員叫。

「老駱，快來……開車了。」秦喊。

「這裏還……」

「快跑……快……」

車輪已轉動，我狂奔着追去，在抓到車棚繩索時，秦拉了我一把，在橫臥的血肉模糊的殘骸中，第一眼我看到的，是那滿身紫血的少婦，不滿週歲的孩子伸着小指頭，探入她那蒼黃的嘴唇裏去。不知誰擲過來一隻口罩，這時才感到一股燥熱而腥羶的氣味直衝進了鼻孔。一羣羣蒼蠅，開始哄來哄去。

「……不……」秦挪過來，又將手按在那重傷的少婦的胸口：「小珍，我不讓你，你看這不是死了？——停下車！」

小珍默然低着頭，不聲不響……

抬下了屍體，我認識了那血染的担架床「失而復得」了。車子又急馳起來，劇烈的喇叭聲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哭聲，在我彷彿沒聽到；我只聽到好像是從遠方傳來的「耶穌」的微呻，神經又透過一陣顫慄。

「我從前常幹這救護營生，甚至抬死屍，然而沒有這次所給的……真的，我這樣老練的人都措手不及了。」我默望向秦

「噓！」秦感喟般搖了搖頭。

「組長！」小珍激昂的調子，使每個同志頭向她掉過眼去：「我不幹了！」

「怎麼的，你……」

「我要到前綫去，我要到前綫去！我不願再看這些野獸所造的慘劇，我要到前綫去討這筆血債……」

「耶穌」兩字又在耳旁響起了，車子停在海格路紅十字會門前。

「我有右胳膊就行」

噹噹……警鐘迫切地鳴叫，衝破了深夜的沉寂。從夢中翻過了身子，健民匆促爬起來，連眼睛沒及得揉，掛上了急救袋。

跑到院心，眼前一片黑，從二冒星的高度推測，是下半夜了，人影在蒼茫夜色中，啞靜地排起了隊伍。健民幌了幌軍用水壺，又迅速地結起鋼盔帽帶來。隨着同志們敏捷而靜悄的動作，跳上了救護車。隊長瑾吹過一聲哨子，車就駛出防護圍大門，沿伸長的土道奔馳起來。除了車輪激起的風響，一切都是肅靜的。

「隊長！我們是到……」健民向司機間閃着香烟紅光處低聲問着。

「羅店前線……剛才得到的警報，傷兵很多。」

其實車上沒有好細，然而嚴肅的低聲，還是由障蔽嘴唇的手指空隙間透出來。接着像受了秋風吹動的樹葉，隊員們互相沙啞地竊議起來。興奮貫穿了每人的心腔，呼吸都感到了急迫。

車到三角地，會同約好的××大隊運輸車，又轉向×橋急駛着。車燈熄滅了，在漆黑夜色中，眼瞳失去了本能，就是健民手裏握的電筒，也不敢讓牠輕意亮一瞬間。

「口令！」北新涇的夜哨兵，像劈雷樣一聲喊，震動了每人的神經。接着從沙袋防護壘旁，閃了一下手電筒的光芒。

隊長瑾以同樣聲調答了句，汽車一前一後，像追逐着，電般駛過去了。沿路的稀樹，呼哨出風響，健民感到了一種寒慄。他默望了望包紮組的徵吟小聲說：「越過防線就快到×××了。」她微微點了點頭，手正按住在劇烈跳動的胸上。

轟轟……鳴——轟……重炮發出的巨聲，越來越聽得清晰了，靜程中配合着漩車輪起的風響，使健民焦灼而又興奮。

車停到了××師傷兵登記處草棚前，隊長瑾和事務員打着招呼下了車。

隊員們各自摸索着担架，紛紛跑向草棚間，在縱橫側臥的傷兵中，匆忙地工作起來。徵吟在替一個為機槍掃射而傷了左臂的甲年漢子，細紮起細帶來。

「我傷了……」不知爲了什麼，他神智不清地喃語起來，「我傷了……什麼地方。」

「左胳膊。」健民向他嘴裏送了片止痛錠，安慰的說，「不要緊，你別看——到後方醫院馬上會治好的，不要緊。」

「胳膊！」他突然現出驚訝而激忿的微笑，「胳膊。」他又重複了一句，接下去說，「左胳膊，我不是怕……只要留着右胳膊就行，我還是會到前線去，使槍打敵人的。」

「你……」健民心胸燃燒起火焰，血管擴張起來，敬慕地望向他的眼，一面傳遞着微吟在纏的綑帶。在交錯着紅紙蒙罩的電筒光的昏暗中，他們是如何緊張的工作呀！

「我的槍呢？」這傢伙猛地坐起來，「喂！我的槍呢？」

「你安靜些吧！……你知道你是受傷了。」健民制伏下絕大的衝動，兩手扶持着他那為鎗彈擦傷的胸部。

「他的神經准模糊了……」微吟還沒說完，——轟轟……近處巨烈的一陣重炮響，震得草棚抖起來。牆上的暖水壺被震落在傷兵臥的亂草旁，跌成粉碎，紅紙遮掩的電筒光都一齊熄滅，一切動作停止下來，在肅穆中蘊着大的恐怖，同時縮小了每個人的呼吸。

「快抬到車上快！」隊長瑾低聲催促着。

「在時間上特別要注意，靠近五點天亮時，在路上會發生危險的。」那個在黑影裏現出粗長身量的登記員說。

被炮彈炸斷了腿的老兵，和小腹連中三粒機關槍彈的瘦臉漢子，被裝上了××大隊運輸車，七個重傷兵及左胳膊吊着綑帶的傢伙，也在炮聲隆隆中，由健民担架着上了急救車。

像荒野中的驚馬，汽車沿了煤屑路奔騰向大塢後面，重炮閃着紅光，洪雷般響聲裏還夾了登記員的高叫：「喂……誰的……丟到這裏了！」

「什麼……沒拿上來……」隊長瑾嘆了聲。

「不管快開……」不知誰在黑影中說。

突然路後駛過兩輛大板汽車，在隊長瑾同車上人打着招呼時，車迅速的閃過去，只有「調防的運兵車」這語音遺在了後面。

隨着消逝的那兩輛汽車的風響，上空發出了敵機的嗡嗡音，猛地一聲輕響，照明彈爆炸在路溝旁，瞬間附近亮成了一片。

「停車……」隊長瑾急切的說，「同志們，別忙！沈……沈靜地跳下來……別擠。」

「還有傷兵……來抬下去。」健民抓起了擔架槓。

「快呀……快……來……來……」叢雜的聲音裏夾了飛跑的脚步聲。

「烘」——照明彈又閃出了雪亮的光圈，奔跑在荒草和田壟間的隊員，趕快臥下了身軀。健民抬起擔架床向壕溝裏伏下。

轟——轟約摸百磅的炸彈在三十米外爆發了。

「健民，健民……」微吟在草叢裏高叫起來。

「怎麼……我……我……」傷了左胳膊的傢伙從擔架上跳下來，「我還有右胳膊，我還有右胳膊，日本飛機還他娘的趕盡殺絕……我不到後方了，我到前線去……我到前線去。」

「呀！」健民蹲伏的雙腿軟癱地倒下了，「日本軍是毒辣的，就是失掉手脚的殘廢傷兵也不讓
他再活着再……」

「我還回到前線去，我有右胳膊就行。」吊着左胳膊的傢伙瘋狂樣向羅店防線跑去。

寫於慌忙不安中

在夜的交通線上

綠燭的照明彈在空中動盪不止，星球般，一時亮一時暗地閃着光的圈子，於是在夜的土路上，逐漸明亮起來，照出一個踉蹌慢行的，綑帶網掩了整個臉，只露出一隻眼睛的漢子。

他現在已沉入暈迷的狀態中，意識和感覺模糊成一片，雖然他的腳還在很費力地機械般拖動，然而他自己不知究竟是在走，或是潛狀在戰壕裏了。一種歷來未有的沉醉精神，麻痺了整個神經。除了腦袋感出膨脹和低沉的機關槍掃射夾了重砲的聲浪，在耳際作響外，他完全知覺不到即使他是從那條陣線出來，以及「師部」醫務處軍醫所囑咐他的「……在路上碰着汽車要緊爬上去……」這一類的話，也全被麻木作痛的砲彈傷所蒙蔽了。

照明彈消逝了，眼前又變成漆黑，但他並沒覺到，隨了腿的邁動，他還在神智迷惘中不于前行。

「口令！黑暗中一聲喊。」

「咳……咳……」這綑帶遮滿頭顱的漢子，像中暑的病人般呻吟着。

「不說話，我開槍了……他媽的漢奸！」

「不……一定是逃兵。」語音在槍栓響動中透過來。

「哎……哎……」模糊的喉音，一聲接一聲的響。

「誰……我過去看看……他媽的這傢伙……」從蓬茂而自由高長的掩沒了穀類的草叢中，一個槍柄挾在腋窩下的哨兵，躬着身子奔到這僅露出一隻痴滯眼睛的傢伙的面前來了。

「第幾旅的同志？」將槍垂直提着，換了讚嘆的音調問。「在前方受傷嗎？」

「哎……哎……哎……」

「你走到荒地來了，同志。到××的道還離這裏有三里多地呢！同志。」這傢伙的胳膊扶起他的肩膀來，「我攙着送你到大道上去吧！同志。」

「……先給他點水喝……」另一個哨兵也提着槍跑來了，並且開了軍用熱水瓶的木塞，在黑影中摸索着那傷兵。

「哎……哎……」滯重的舌頭不住地捲動，滿掛塵土的胸間，又流淌下多量的水。

這傢伙稍微清醒點了，那隻遲緩的眼睛瞥視了下兩個哨兵的輪廓後，又望向空間的繁星，和在秋風中抖擻的玉米細梗。

「第幾旅的同志？」垂直提着槍的那哨兵，攙扶着他向大道處慢慢走着。

「A師……獨立M旅。」從不清的語音裏，猜得出他仍是沉在神智昏眩的迷境。然而巨烈急切的砲聲還是在他耳裏轟隆交響，他嗚喘道：「日本軍衝進……咱們陣線了吧……聽這……機關……」

……槍」

「沒有什麼聲響！」那扶着他的哨兵諦聽了一下：「你安心吧……神經是錯亂了。」

於是除了受傷漢子的低喘和沙沙作響的哨兵脚步聲，一切都靜了。草裏有時跳出隻青蛙，掀起微小的聲音，但瞬間又恢復了原有的沉寂。哨兵經心地挽着他，辨識着炸彈坑，仔細地邁伸着脚步。越過岔路口，平坦的草徑向遠方曲展開去，看看頭上的「三星」許是下半夜了，綳帶裏頭的傷兵却沒覺得冷，依舊在自我宇宙裏迷眩着。同時機械地伸屈的兩脚，也覺不到疲勞。

「口令！」突然哨兵站住了，向前方喊。

「哎……哎……」哨兵這一聲喊又攪起傷兵的呻吟。

「我們是慰勞××師弟兄們的。」前面傳來了這低低的音調。

「過來一個人！」命令的語氣，嚴肅地。

「我們是教育界救亡團體代表。」說話的向前走來。

「一個人過來！」

「哎……哎……」傷兵在模糊的意識中，不住地驚愕地吁呻。

「是。」逐漸現出輪廓的代表們都個個偻着身軀，肩膀上好像背負着大量的慰勞物，這時，閃過去兩個騎腳踏車的傳令兵，並且穿黑衣褲的三位慰勞者也來到了跟前了。

哨兵擰亮手電筒，向他們巡視了一回，善意地指示了他們走的路向，又攙起了呻吟不止的傷兵。咫尺的大道上，一輛樹枝掩護了車身的大卡車奔馳過來。哨兵撇了受傷者，飛跑起來。

「停下，停下，這……」

「我們是「旅部」，開到××前綫去的；開……開……」聲音閃留在車後了。一些挑着飯擔子默然急走的伙夫們，都扭了扭頭，但迎面又響起吱吱的聲音了，担架員三五成羣的湧來。

「同志，這裏還有傷兵，要到××的。」那哨兵又打起了招呼。

「……就只有這三架担架床啦……這也是從前方抬回來的。」於是互相替換着的担架員，又走過去了。

哨兵扶着昏迷的傷者蹲下來，默然向夜空吁了口氣，燃起了一支作爲慰勞品得來的香烟。

「哎……哎……」短促的微喘，使哨兵湧起了一陣悲愴，低語着：

「同志，我還得換班回去挖戰壕呢！並且一天也沒吃點東西。同志！我回去了，你……看到來的汽車要緊擋住，不管是什麼車。」

猛地，黑影中衝來一輛向後方開的小型汽車。哨兵急速地跑到路當中舉起手電筒，喊：「停下，停下，這裏有個傷兵！」

「這是到醫院的，再也擠不下人了……開，開……」一邊回答，一邊車又去了，揚起的沙塵，撲了

哨兵一嘴臉。

「停下，停下……」哨兵又截住一輛橫路裏出來的大卡車。
「什麼……這是運輸車呢！」又將哨兵撇在後面。

難民船

第三批擠滿難民的木船被小汽艇拉着，像螞蟻拖着一串米粒艱窘而遲緩地離開了招商碼頭。這時蹲坐跪立的難民們，在木船上，還固執地爲了破夾襖，小布包袱等，零碎破亂物件安放的不相當，而糾纏着，爭吵着。抱着小孩的阿毛則因爲失掉隻破布鞋，在人羣的一角上掀起了騷動。於是咒詛連同女人們的說笑，孩子們的苦啼，吃東西人們的推讓，交組成一片喧噪。誰也沒對這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在別離前稍送以惋惜或留戀的一眼。這和初來上海時，驚歎那高聳雲霄的危樓大廈，或一排排像鴿子籠窻戶那樣奇小——的心情正相反。都在顧忌有自身的安全了，盼望早一些平穩到家。

「救濟會派的這個小王倒滿好，他是不是能送我們到家。」阿毛早已找到那隻破鞋，這時滿面正經地問胸前針釘的有紫色印的長布條難民證，在不住地飄動。

誰也不答話。大餅鹹菜在他眼前掙來掙去。半個身子擠到阿毛的半跪的大腿上，那個有髮髻的女人，依老賣老地漸漸把全身倚靠攏來。並且左面一位兩眼朦朧的老頭子，又將肘臂緊壓在他肩膀上。阿毛搖了搖身子，猛然想起自己那份大餅來，於是發覺他的扭着洋瓷飯碗的小行李捲不見了。

「老鄉！借光……閃一閃，我的東西丟了。」他一邊從人們交錯的腿骨間伸入手去探索着，一邊

又用滿壯的身子掙擠起來。接着倒睡在他右胳膊間的小孩驚啼了。

「這江西老倭總是……」不知誰在啣嚼大概是徽寧同鄉會遣送來那個老頭子。

「怎麼的……船都要……你看……」坐在船頭上的黃臉漢子嚷。

「別動……坐穩了。」亂哄哄的吵聲。

船身已向左歪側，大量浪花撲向人們臉上，有的竟是全身水淋淋的了。

「操他娘，誰在動，就……」船頭上坐的黑臉漢子猛地站起來。

「他媽的……不想活了，」誰又加了句。

阿毛喘了口悶氣，焦灼地晃動着頭，想想找不到的小行李捲，咒罵起在臂間啼喊的小孩來：「他娘比的……你妨死了你娘，讓你娘炸死了，你×他娘的妨我，你×他娘的……」算是出了口氣。雖然小孩子更加猛烈地哭叫起來。

阿毛向貼近他大腿的女人瞥了下，於是想起了四天前還活生生的老婆來，這時那女人正在說笑什麼，笑聲也極像自己老婆的笑，就是嘴裏多了隻閃光的金牙齒。

「我娘准老了，五年沒有回家……這回我們經過二孀娘家的村子，先到那去看看，再雇驢到我家三妹夫家去住一天。明天……後天……五天就到家了。」小髮髻上滿染了塵土，她搖晃着牠說。坐在她背後，兩膝當胸的麻皮漢子，扭着頭，和她繼續攀談下去。

……誰叫我想從南車站走，你炸死了……拋下孩子這塊累贅……阿毛眼裏又充滿了淚水，默揪着臂間的小孩。

突然，飛機在上空出現了，嗡嗡地。因為飛的過低，那翼上的紅圓圈顯將更刺目。一轉眼間，前面在拖的那條小汽輪已經解掉了拖船的繩索，自由自在迅速地向前馳去。

「小王！小王！」

「小王……」喊聲嚷成一片。

「小王……跳水吧……快淹死比……」黑臉漢子喊。

「對……比炸死好……」阿毛叫。

轟——後面的木船，有一條粉碎了，屍體和傷者在血水中翻滾。

普咚——阿毛抱着小孩跳入江流裏。

轟轟！

普咚！普咚！……混雜着哀叫急喊聲音，難民像青蛙樣跳進水層。

轟轟！

身子，胳膊，大腿，撥作了一團，在水裏上下滾動。每個最後的意識在爭求活命，不管是親屬是愛妻，彼此推按着，攢抓着，企求將自己身子浮上來喘口氣。

阿毛兩手抓住一塊破船板，於是脚蹬了下列個身子，竄了一下，頭露出水面，哇地吐出口瀆進去的血水。

神經錯亂中，阿毛終於依了破船板的浮力，跳上岸來。那裏，黑臉漢子扯了他一把。

「你的小孩……」

「呀……我去……」

阿毛剛跳進水裏，又被黑臉漢子扯上來：「……已經找不到了。走……家也是回不去的……」

「走！阿毛回頭望了下列散在水面的屍身和在水中竄動的人頭，搬動兩隻脚板向前走。走到那裏去，他並沒想起，然而這時不但小行李捲已經離開他的腦子，連老婆孩子也無暇想起；他走，要活，要復仇，憑他九死一生後的一個光身！」

拿槍去

緊急集合哨子吹着，音浪在夜空飄蕩開去，悠長而單調，嗚嗚地。

接着每個屋子裏，慌促地用半跑半走的姿勢竄出來睡眼迷離的人羣。噤靜已成了習慣，迅捷排起了連橫隊，分隊長們捏着電筒，時亮時滅地照着隊伍中每個同志的胸腿，在這交錯的長條光線還沒臨到油漆匠榮根之前，他摸索着細麻繩結紮起斜背在身上的軍用毯，在兩手放下時，順便揉了下眼皮。

「夜訓帶的東西拿下來，白衣裳白襯衫換有色的……爽快！」紡織工人出身的柴中隊長用低平音說。

「不出操啦？」一個東北老哥扯了下齊班長的衣角。齊沒有答話，也許聲音過低，加以他是被砲聲震得聽覺不靈敏的迫擊砲射手的原因，只忙着同志們衣服及軍用毯的交換。

一陣忙亂夾着悄悄走動的響聲過後，隊員們依然恢復了穆靜，兩手直垂，胸部前挺。夜空灰雲滿天一片，顯得很低，緊壓在人們頭上，棉花地和稻田佔據了四圍平原，在其中伸長的彎曲小徑，現着白色，每個人都垂低下頭，辭別着橫劃道間的黑色溝渠。

油漆匠榮根的睡意，不知不覺中爲興奮所消逝。斜探出頭望了望長蛇似的蜿蜒於田間的隊頭，那裏遠遠的閃着手電筒，直如神話裏的蛇眼。

「橋！東北老哥在他身前晃了下背影。」

「當心橋！榮根又向身後傳了句。」

沙沙作響的步伐踏着秋虫的顫音越過一段田野，越過一片竹林，越過一些村莊……狗在無力地吠叫。遠方天空的邊緣，逐漸顯出一線黯光，於是人們又沙啞地互詢起來。

「天亮了吧！齊班長似乎在自問。」

「鷄還沒叫呢！不知誰在黑影裏說。」

「吊兒郎當的說什麼！顯然是柴中隊長的粗嗓；於是人們閉了嘴唇；可是柴中隊長又低聲說：

「那是上海八成離着有三四十里地了。」

突然隊伍停下來，因爲出乎意外，油漆匠榮根撞在了東北老哥背上，「哎喲！」笑意的低吟，是在他自己又被身後兩個傢伙撞了下而呼出。

當一百多人全數擠進A村角落裏的一間有草房的院裏時，隊頭的幾個壯傢伙已搬出了木殼槍和步槍。手電筒光在其間晃動着，隊員們紛紛坐在稻草上，接着是咳嗽，低語，搬運的招呼，和被這些稍微騷動誘起的狗吠。

「步槍像是捷克式的。」榮根貪婪地嗽着五枝一捆一捆的槍桿說，

「都是他媽腿的舊傢伙，你看，鎗筒一點亮都沒有！」東北老哥似乎頗失望。

「匣槍是嶄新的……」齊班長跑過來用拳頭撞了下東北老哥的肩窩，又跑進草房去搬運。榮根用勁捶了下東北老哥的大腿——嶄新的——拿枝香烟抽！」

「我去揩油。」東北老哥欣然地拍了拍榮根肩膀晃動着高大身材向柴中隊長走去。

電筒交錯着光條，子彈箱一批批由蠻壯的傢伙們肩上卸下，帶給每個人以狂喜的低叫。柴中隊長長的倭小身量彎下着，在從麻袋裏掏出手槍撥弄着。

「就剩這一枝了，別光吊兒郎當的抽烟。」一隻手擲了空盒後，將嘴裏烟頭遞給了東北老哥接着說：「各班正副班長檢點檢點……這手槍彈簧有毛病……通共步鎗七十八枝，木殼槍八十三枝，子彈……喂！子彈多少箱？」掉回頭來說：「木殼槍都是二十發的。」其實東北老哥早已走掉。

「拿來我也抽一口。」曾作電話生的阿福這小傢伙也來揩油。榮根一手擋住伸來的小手，又拚命吸了一大口。

木殼槍由齊班長送到東北老哥手裏時，他正從阿福手接過烟屁股，「他媽的，在滿洲我們游擊時節都使洋砲，只能偷着看看砲手們拿的木殼槍，這回可他媽「物得其主」了。」

「你總是沒白白在上海等了二年……」黑影裏送過來的聲音。

「真想不到圖們江見面後，又和這些屠手們將在黃浦江見面……」

哨子聲壓下了低語，隊員們活躍地站起身子，齊排了隊伍。

當走回原路時，××線傳來了火車的隆隆沉悶的響聲，在黑影裏柴中隊長向東北老哥伸過手

來：「給我抽一口！」可是那香烟屁股已剩了最後的一指長短。

大上海的一日

滬西槍聲隨着晨曦消沉下去，一層層高聳雲空的新式洋樓，一排排方口小窗，還是關閉着，表示冷靜，像週圍一樣，像平時一樣；新鮮的氣息在空間飄散。

寥落的行人中，夾了一兩個向難民所走的訓導員，臂章特別顯明，紅十字被白布襯托着。前面一個牽着小洋狗的中國僕人，邁着閑散步子。從戰地馳回的運輸卡車，只剩了柳枝之類掩護起的軀壳，急閃過去！激起一陣冷風，涼颼颼地。

紅馬甲清道夫，從弄堂裏推出兩輪垃圾車，一個騎腳踏車的送報孩子奔進去，口裏單調地嚷着：「立報申報大公報救亡日報……」

對面，被掛着國際難民所紅十字旗，隔在竹籬外的逃難鄉民，早已打起寒噤，睜開悵惘的倦眼，環顧下面擠臥一堆的襁褓伙伴，習慣地又是一聲短歎。嗚——的一聲，駛過一輛小型汽車，驚醒了另一些曲身蜷腿的難民，緊貼在主人身旁的喪家瘦狗仰了仰頭。

高空傳來哄哄響音，祖國飛機飄然安返了。高鼻樑架着白眼鏡的傳教士，擡頭望望，山羊鬍子映着陽光黃得透明，一步步邁動直腿穿過安南巡捕中間。

人漸漸多起來，騎腳踏車的報童更張大了口高喊：「東洋人吃敗仗哉！」半闖人從樓窻口擲下銅板，伸下的細麻繩上拴了新聞紙。

竹筐裏滿裝魚肉的女僕走過，低首暗計來到丈夫手裏的那一角錢的報銷。

徐家匯教堂那兩隻直插雲霄的塔尖，已被金陽煊染了刺目彩色，傲岸地俯視着漫佈低空的硫磺質濃烟，烈火從中山橋長長繞來的難民羣，攜老抱幼地擁擠着，行李捲靠着破鐵鍋，挑了兩蔴袋棉花的，灣着腰擠嚷，拉着被爛家具的黃包車夫吵罵焦灼的火焰，燃沸每人的血流，然而還得默瞅着持棒巡捕的眼色，在左打右擊中，從纏滿鐵絲網木椿口出出進進。

報販疾呼狂跑，手裏擺舞刺目的血紅標題特號字報紙，穿過障身而緊密的黃包車空隙，穿過黑黝黝的人羣，戰爭加多了的街頭飯攤，熱烘烘的冒着蒸氣，白麵桌子接近沸騰的黃油鍋，炒麵條的鏟子噹噹作響，駛來的電車壓低了這些雜音，黃衣童子軍，黑衣牧師，白軟帽看護婦，擠向車上擠；綠衣郵差，則從車旁跑過。

觸目迷離的紅字白紙標語，一條條橫，歪斜，長紛紛閃在後面，在半空掛着招請行人們眼睛的減價廣告招帘下，車口吐出些人羣，又吸進些人羣。

中央大戲院寬敞的大門縮小了一些長衫，短褂，西裝，高跟鞋的顧客，向裏擁擠。後面，標有「普善山莊掩埋隊」卡車，停駛在淋病醫院門前，苦力們搬弄起來，薄木板，黑漆板，寬窄高低不一的棺木，白

手絹塞着紅脣的艷裝少女半靠倚了金邊眼鏡的男人，向北海路拐了彎。仁濟堂的黑門框前，蹲集坐聚的難民羣在紛紛互語着，形成一片雜音畢集的鬧市。老婆向啼哭孩子的大嘴裏塞上軟軟乳頭，蠻壯的丈夫，則扶持着躺在地下疾病叢生的爹爹老婦，在貪婪地喫大餅，小孩在玩弄橘子皮，相同的是：悵惘的眼光，千條萬條交錯一片七嘴八舌咒罵着命苦，憤恨解不了憤恨，手掌不止在搓。

××里走出一少女一老婦，戰時加緊了交易，急拉着能借兩頓米餐的顧客，朝人笑，朝人送着媚眼，老的也幫同拉衣，扯手奔走「救亡」的工人，一用手罵了聲：「騷屌！」

曾被炸傷的大世界巨體還披着破戲劇廣告牌和扯碎了的誇大技術表演的畫布。從這裏，閃過滿載慰勞品，棉馬甲的一批批卡車，工部局鐵甲車也出動了；還有機器腳踏車，軍用車，救護車，來往縱橫。從事救護的光頭僧人，黑袈裟邊的經囊換了救濟袋。

該喫晚飯了，圍聚在壁報前的人們散了一羣，新來的佔據閃出的空間，閉嘴無語，一個人在低讀：「保衛大上海……」

夜，燃起商店，公司，舞場的燦爛的霓紅燈，電車綫也爆發出綠焰，回力球場的炫耀的彩色吸入了大量的賭客。英國水兵邁着爽利的步子，走過去，喝醉的英兵吧，在車上打着招呼。含雪茄烟的紳士躊躇着向咖啡館裏走。一聲急速的連珠機關槍響，又使他轉身子。後面金髮妙女停下了，色彩鮮美的花

攤的主人遞給她一把雞爪菊。抱着睡孩的失家婦人向她伸出乞求的髒手。賣花人遞給她一個銅板。囑咐說：「到難民收容所去吧！」

飢寒逼着失業而暫時賣報人的嗓音，「晚報」叫聲充滿了迫切與激忿。滬西槍聲響又逐步加緊，一排排，一聲聲，繼續不斷。這時兩對情人走進維也納舞廳，又被三絃琴梵雅鈴沈醉了，而汽車夫偷空到垃圾橋去望四行儲蓄會倉庫頂上飄揚的青天白日旗。

十一月三日

一 星期零一天

一

距離日本海軍陸戰隊三百米達外的蘊藻濱有中國精粹的保安第A大隊同志們扼守着。一星期的肉搏衝鋒，已經喪失了元氣，以僅剩餘的三十幾個兵士堅苦的掙扎着，等待友軍來接防。

指揮權歸中士麻子秦了，別一些少尉之流的官佐與士兵屍體都在四週發揮着血臭，從沒有填滿土的陷坑裏四溢。

陣後，有担负掩護步兵進攻任務的機關槍組。

再向後三里，陣地屬於迫擊炮隊了。在吳淞炮台灣之間的水產學校，迫擊炮兵搬運着彈箱。

二

沿着殘墓斷碑地勢，鋸齒形戰壕伸展開去，穿過灌木叢，穿過荒稻方畦，穿過草深過膝的棉田；到處是觸鼻土腥，混合着積滿雨水的羶臭。

濃霧陰沉的天，雨絲淋漓不止。

士兵們連泥帶水地乘間掩埋着軟豆腐似的屍體，軍用鐵鏟迅速地翻着土層，腰軀一灣一直的

動着。

灌木叢中蹲着的麻子秦，黑瘦臉上斜流下雨水，一粒粒滴，頭上裹紫的草類偽裝，繼續輸流下來。

「換防的隊伍，還不見影……」左腮向膝蓋一擦，仰頭環顧了一下。

長脚蚊嗡嗡去，尋覓輸送病菌的血管。腐屍上驚起的金綠色蒼蠅，雨中沉悶地展着軟翅。忙都像在忙，人們動着，甲虫在跳。

「敵機……」瞭望哨低喊。

兵士們鼻尖貼泥，眼皮近草臥倒。

三五人仰了臉躺着，鎗筒斜向空中。

五百米外響聲傳來，煙霧騰起，土動了，下，樹枝撒下久蓄的雨水，瑟瑟一聲緊接一聲，兵士們不響不動，宇宙像原始的沉寂，只有狂魔似的「法西斯蒂」支持下的叫吼，轟……轟，給大地以震撼，摧毀。

敵機又繞向後方，兵們爬起來，鐵盔在翻着土層，圓筒般屍身向裡或拖或滾。

「換防隊伍一定開不到了，今天晚上還得拼。」手撥了撥遮眼草葉，麻子秦望着。

「埋完了。」年輕的小杜爬來，打着寒顫：「我想回到後方去，身子真的吃不消了。」

另一個陰沉着臉，腫得黃白，遲滯眼光盯着麻子秦。

「是的，都該回到後方去歇息了，哪管幾個鐘頭；可是接防隊伍沒開到，我們不……」麻子秦用

憐惜眼神撫慰着小杜

「都退走，我是不幹的，我決定留下，然而都在這守着，不差我一個人。」

「這是團體，這是軍隊，小弟弟，這不在復旦大學，這是戰場。」黑瘦的臉陰沉着，紫唇閉起。

「哪怕我回去吃頓多放油的燉豆腐……抽支香烟帶着傷寒病身子再回來呢！」小杜眼眶裏，豆大的淚緩慢流出。

「隊長！臉證明了我，只要回到後方喘口氣……」水腫成黃白臉的眼睛，默視着他的麻子坑。雨水從偽裝枝葉上斜流下，細蛇般穿過額骨鼻樑間的陷肉，不斷的淌。

「都退嗎？」

「不，決不能全退，在友軍沒接防前，我們要堅守，可是……」摸着泥濘槍柄，俯下了水腫的臉。眼前，傾倒的稻叢微微一陣騷動，斥候兵孫國玉悄悄爬來，慘白尖嘴巴臉濺滿污泥，兩眼顯得黑，發着銳光。

「有動靜嗎？」麻子秦突然偏過頭瞧着泥臉上表情。

「……敵軍正放烟幕，像是忙着搭橋。」低聲發着顫。

「原陣形就地散開！」

急劇地一陣滾爬，激起戰壕積水的動盪，激質又在翻滾。

作掩蔽敵機目標而栽插的樹枝蓬茂蒲草，梢葉垂俯着，向兵士頭上滴着雨珠，一粒一粒地。水腫着臉的漢子，像鱷魚慢而吃力地爬來。

患着皮膚腫脹作痛的士兵們，在「工程」曲外線探出頭發出痴滯眼光。

兵……

猛然槍彈撲頭飛過，響聲密起，夾了尖哨。

草葉，稻梗，在低空飛舞，泥水四面濺射着。

巨響跟着一聲長吼，炮彈長虹似的閃過。土地震動了一下，戰壕淤水搖撼，動盪。

麻子秦閉着嘴，駁壳鎗從草梗間探出，尖眼瞭望。上唇咬住下唇，已成了習慣。

小杜落水狗似的伏着，刺刀插上步槍探條，閃出銀光。黃泥質雨水侵到腰，身子有些寒抖。

二三式廣東造手榴彈，捏在打光彈囊的兵們的泥手裡，緊緊地。

洞洞……陣後迫擊砲連發五響，炮彈越頭奔向前去。

剩餘的三十九個士兵沉靜着，平均了呼吸，腮貼近鎗柄，斜眯起左眼。

炮彈像在比賽，來往嘶吼於夜空，火光閃閃不停。巨響震麻了耳膜，就是眼皮也跟隨着發顫。

敵機在凝霧裡吼叫着，時高時低，時遠時近。

響聲混亂了，繁密閃光在交錯。

照明彈三五低飄，荒田草渠一片亮。

士兵們不響不動，迫擊炮聲也突然消沉。

敵軍艦的探照燈出現了，三兩條金蟒一般直打着身子，炮彈連串飛過。

兵……兵……步槍聲突起，尖銳哨叫着撲來。

「目標：正前方二百米……射擊！」駁壳槍在麻子秦粗硬泥掌裡響了。

響聲爆炸了每個兵的心花，血流燃滾了寒體。射擊了，碎……碎……槍柄後撞着肩，一顫一顫。

轟……轟……二百米達的後方殘墳飛揚起爛木，枝葉土屑在空中躍舞。

「機關槍組加緊射擊，步槍組前進！」麻子秦低叫。

水淋淋身子爬出戰壕竄進稻草叢，竄進棉花田，沿着溝壑邊爬邊射着。

哇……哇……哇……

兵……碎……兵……

纏繞成一片。

友軍的炮手長的命令急急傳來：「目標：正前方二千米開炮！」

洞洞……洞……

敵軍探照燈消滅了，只有炮火閃動出光。

在爬。

孫國玉滾着泥，滾着水，手榴彈的保險蓋打開了，耳旁鎗栓發着燥音，水腫臉的傢伙在爬，像鱷魚

火藥辣味衝着鼻子，眼前盡是些劣煙。

草屑，飛蝗般猛撲，塵土和槍彈齊飛。

撲來的機關槍彈，像螢虫樣身子，一排排在跳在閃。

「殺！」小杜張大方口，朝遠影衝去。

手榴彈擲來拋去中，麻子秦避在彈痕纍纍的場墓裏，射擊着駁壳鎗……嗒……嗒……

彈藥爆炸，鐵片四飛，刺刀映白着光，影子在肉搏。

「殺……」！嚷作一團。

「哎……啞……哎……」高亢的疾呼，迅急地滾動。

孫國玉二十米外，擲出「廣東造」一個緊接一個。

小杜追逐，敵軍分隊長躲閃，泥水加重的皮鞋，拖倒了身子，草鞋踏上肩膀，刺刀插進軟肉，使他死

鷄般劇烈的跳躍，肉抖着。

自己的頭昏眩了，黑色金花在眼前跳躍，小杜栽倒下來，半跪了身子，手掌緊握着鎗柄，臉貼在敵

屍胸前，染了一鼻子腥血。

這時，孫國玉力盡氣竭了，「廣東造」十米內爆裂開，鐵片折飛了右臂。

「誰的？」左手拾起落地斷臂，張大眼瞅了一下鮮血直噴的膀頭。

「呵……軟癱栽下，臉埋向草叢。」

「爬到後方去吧！我們是連自己屍首也帶不回去了，要緊記住，讓隊部快派防軍來……」水腫臉的傢伙鱷魚似的笨重地爬過。

激烈地肉搏，移到河濱去了，孫國玉被人扶架起，迷惘眼神巡視了下。

「小弟弟，你快……快讓他們……換……換防吧！我們……該……」又癱攣地斜搭下頭。

「大哥！」小杜貼耳叫。

「……快回去……讓接防……別管我，陣地要……緊。」身子依然伏進草裡，接着是顫慄呻吟。

小杜突然拔快脚步，迷朦中俯腰飛跑，「飛子」（註一）在週遭爆炸，火光如磷般閃。

「帶花」（註二）的傷兵在血水裡滾爬，呻吟聲單調的飄散開去，配着夏末虫類的顫鳴，田壟雨水匯流的瑟瑟聲。

這已引不起小杜的情緒，意識陷入麻痺，血哄哄地向腦裡湧。

（註一） 流彈

（註二） 受傷

然而他知道跑，迅捷的在泥水中，在稻草亂叢中跑，急匆地跑，并且俯着腰，追擊砲彈劃過長空，咆嘯着。

「站住！不知那里來了一聲叫喊！

「呵……」小杜打着寒顫。

「小弟弟！怎麼樣？」聯絡哨跑來，瞅了一下，扶起肩頭。

「快……派隊，增防……他們衝過去了。」蹲伏下喘。

「操那個娘，三十×師來接防，團長不肯，他講我們軍隊……」

「快跑去叫……換防吧！我們已作戰了八天……」一口濃血從小杜嘴裏吐出。

「操那個娘……」

「快……快去……我不行了，身子在水裡泡了八天。」

三

保安第二大隊開來了。

下半夜濃露加重，掩護着整個田野。

朝氣勃勃的戰士們，外衣潮濕透，內心在滾沸着火燭。

在夜露迷朦間，看不到沿路屍體，只有血腥腐臭衝着鼻。

一隻空担架床閃過，兵們意想到小杜的屍首的擲棄了。

當長長的隊伍散開時，戰壕裏泥水淋漓的槍筒直轟出頭，和他們打着招呼。

紅水裡，屍首腫脹漂起，碎枝爛葉點綴着綠彩。

再向前是躺在草稻間的零亂僵屍，像月夜的疏星展開去。這裡已沒有一個生人。四週極靜。

新來的戰士，紛紛拾取狼藉的槍枝，手榴彈……

有人欣悅着，有人嘆息着。

各自爬回「工程」間，精力畢集地等待着殺敵，因為這正是天快亮的時候。

十一月二十三日

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 四八〇看光！

九九九九 四〇看光！

九九九九 四〇看光